

陸堂文集

23-25



睦堂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邑後學王典門人游楫徐啓運吳贊邦同編輯

題跋八篇

讀蘇文忠公史評

弁序

蘇文忠公史評若干篇多新闢可喜之論然其勇於自斷不能虛心以宅事理之歸者亦多矣家居稍暇刺取論之得二十餘章或因沿昔人之說而有所推闡附益或剝見獨識不惜與眾議乖要於期義之當而已非敢舐攘前賢以為己名高也其詞直白漫易間雜詼嘲蓋循原文之體嗚呼以公之論也而愚猶有所匡正吾之言顧又能盡當乎哉其有於公意無差池而第

睦堂文集二十三

題跋

將玉峯刺
史云言婉
而多風

申綴數語者亦弁入焉聞康熙中浙人毛稚黃著匡林一編糾擿公之志林子尙未見其書也他日當覓觀之嘉慶庚午徐湘潭學

○○堯遜位於許由

大史公伯夷列傳頗不信許由之事東坡謂其憑己意測聖人也故反詞嘲之曰士有簞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信也此語可謂雋永善諱矣然吾謂太史公之言實不謬堯讓天下於四岳四岳不受乃薦舜尙書所紀不過如是四岳雖不可考然必固先有大功德者故巍然踞眾位之尊而堯不嫌以天下讓之且觀其轉讓於舜則其賢益可見矣至莊周之書多寓言乃襲其跡而



蔣云觀于
箕門納麓

則不得已
之說尤信
野史又謂
許繇即四
岳之一尤
不可信

自云四岳
正是一人

觀于堯異
位之語與
岳否德之
對可知矣

又即汝二
十有二人
之語推數
之亦自明

加核誕始有許由子州支父之說若許由可信則子州支父亦不可不信矣何堯之亟去天下如脫險避臭紛紛然屢讓而不得其人一至於斯也太史公折衷六藝進退百家所以為千古良史之最而東坡乃篤信莊子而轉以訾史公可謂不知所取舍者矣近世朱梅崖作堯論又謂許由支父之事未必有然以事理推之不為無說夫無利於天下者必能利天下也舜未出天下無四岳之功故堯以讓舜者讓四岳四岳之功未成許由支父有利天下之賢故以讓四岳者讓許由支父愚又謂不然堯之讓四岳曰朕在位七十有二載蓋晚年倦勤見丹朱不足任大事故以世守神器遜他姓亦所不得已也方其先則堯正盛壯又丹朱長少未可知

睦堂文集二十三

題跋

二

不肖之狀疑亦未大著安見四岳之功未成時堯遽以天下讓畸遜之士耶因其說更巧而易悅人聽故附正之

○ ○ 巢由不可廢

巢由不受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失為至仁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禪舜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汚牛腹則干戈之粟豈能溷夷齊之口乎於以知聖人以位為械以天下為半庶乎其不驕士矣愚按東坡嘗作武王非聖人論而此云湯武不失為至仁可為晚蓋矣至呵揚雄之說則過甚巢由據諸家所載蓋潛深伏隩枯槁子

絕。然。與。鳥。獸。同。羣。者。史。載。五。帝。世。次。雖。有。疎。脫。然。謂。舜。與。堯。同。出。於。黃。帝。或。亦。信。然。然。且。伏。處。側。陋。至。克。諧。之。孝。成。乃。因。師。錫。而。登。帝。廷。以。就。試。巢。由。何。爲。者。而。堯。得。遇。於。山。澤。間。粹。然。以。四。海。萬。姓。之。重。付。託。之。且。所。謂。洗。耳。牽。犢。飲。上。流。者。亦。太。戲。誕。矯。隘。不。近。人。情。此。皆。周。秦。之。間。驕。語。貧。賤。之。徒。增。飾。過。甚。以。爲。己。重。孟。子。所。謂。處。士。橫。議。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如。莊。周。之。徒。則。皆。沿。楊。氏。之。餘。波。而。小。異。者。也。卽。伯。夷。叔。齊。固。與。武。王。各。行。其。是。然。如。史。記。父。死。不。葬。以。臣。弑。君。數。語。及。以。暴。易。暴。之。歌。粗。淺。誣。悖。亦。決。是。好。事。者。擬。爲。之。此。中。並。行。不。悖。之。理。最。微。曲。難。說。豈。如。傳。者。之。謂。乎。武。王。與。夷。齊。蓋。兩。相。喻。而。不。相。強。者。也。東。坡。干。戈。之。粟。不。能。溷。夷。

蔣云
圭璧並陳
宋失爲宗
器孔子之
言所謂遇
方成圭遇
圓成璧者
也

齊之口等語鄙陋之甚蓋過高而倚於一偏未足以語此也。至以位爲械云云更拾莊老之餘唾必若孔子之論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崇高莫大乎富貴然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於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於夷齊則曰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嗚呼其真若造化之形物各得其分而不相假不相害者矣。至矣蔑以加矣。

○堯不誅四凶

朱菽原進
士云變者
謂置有罪
之人於此
使人知所
警勸而變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其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東坡因之曰屈原有云絲蟀直以忘身則絲蓋剛而犯上者耳若

其俗也殺
向持此論
讀此乃喜
不謀而合
誅四凶未
必是同時
亦未必是
攝位之初
尤為卓識
可想見讀
書時目光
如炬

四族者皆小人則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可知四族之誅皆
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耳如左氏所言皆後
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奸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矣
愚謂如此則乃是舜重用四凶耳何名流放竄殛乎東坡何輕於
信史記而勇於悖虞書且詳釋史文意或言四裔僻遠帝化不知
威德故行遣尊貴犯罪之人於其地以震動聳勸之使革面革心
耳非必如東坡之說左傳雖不免誣然大要四凶固有大才而不
端者當堯之世其惡未稔故用其才而冀其自化至舜攝時猶不
峻則貫盈而不可容矣舜攝二十有八載其誅四凶年月先後蓋
不可考未必是同時齊舉亦未必是攝位之初也古人文字高簡

陸堂文集二十三 題跋

四

故舜典撮舉並言之耳變要荒之俗豈非重任禹所謂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者也而以付罪人若謂四凶但有小過故投之遠地薄
責之而仍使為君長萬章所謂有庫之人何罪焉無所痛而未足
為懲名為罰而委以大權烏知不長其忿怒輕其職業而滋怨與
惰怙過厲民勢所然矣置罪人於邊遠為官此唐宋糝政也唐相
盧懷慎尚知極言其害明太祖猶能永革此弊况堯舜大同之治
焉有此中外異視之陋乎東坡希世之智乃有此蔽蓋亦不思而
已耳

○孔子誅少正卯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此叟蓋自知其頭

將云孔子
少司

寇無誅少
正卯之權
卽所云行
偽言非並
無實據與
莫須有之
獄同豈足
以成後書

方命薄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兩三日已爲少正卯所圖矣予謂此東坡滑稽不恭之談豈所以論大聖總角讀家語誅少正卯事已謂大謬不然後見前人亦有辯之者孟子曰獵較猶可又曰爲之兆也此事不足深談明者自解耳

○顏蠲巧貧

東坡曰顏蠲晚食當肉安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愚按蠲此語本承齊王食必太牢出必乘車之言而以解嘲遂爲千古妙談安得東坡絕世聰明人乃拘文牽義如此哉此蓋自逞異慧務肆口辯求勝前人而不知其反落鈍根也凡事以適中爲佳高過則陋奇過則凡而書家論書法曰老過則稚皆斯義也予昔讀公孫龍子著文嗤之意亦如此

○商君功罪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不見德知利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償其亡秦之罰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愚按此爲王介甫發也論介甫當矣秦之亡盡於見刑不見德知利不知義十字尤爲語舉其要然謂商鞅有功於秦猶嫌優假吾嘗謂六國

合縱足以制秦人皆知之然卒如連雞不能共栖蓋若天使之然秦雖用鞅致富強然當時諸侯設有能用孟子者吾知虎狼鷹鸇終受伏於麟鳳故秦之王天下蓋勢地運數之故非始於用鞅至其啓始皇焚書坑儒嚴刑酷役使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曾不再傳而萬民解體七廟絕種者乃鞅之孽也先王治世大經大法至鞅而蔑棄無餘爲亙古無二之罪人車裂蓋未足蔽其辜東坡晚作志林論商鞅曰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敦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竊謂當以此說爲正

○王翦用兵

陸堂文集二十三

題跋

六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適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荆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億矣二世而敗坐此也乎余於毀齒之說精矣然當時楚雖龐然大如黔驢耳烏足以當猛虎六十萬正以楚之大必如是而後能扼險據要蹈瑕搗虛分其力疲其應非盡用以合戰也秦以暴詐取天下理無久長歸獄於翦此一舉未爲通論秦之從事六國數十萬不知幾舉矣不覺其億况拔六千里之楚荀子仲尼篇云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鄰人役戰國策則言楚五千里乘勝席捲因糧資敵其勢不更大耶賈生論秦能逆取順守尙可得延本有此事勢然卒不能者蓋殺虐太多酷冤所積造物憤怒愈令盈其毒而

速自斃。故以始皇之雄狡而晚年所爲驕狂昏悖乃大類下愚笨夫者。蓋天奪其魄也。且觀於扶蘇枉死而不得嗣位。則天之不欲祚秦審矣。詎關於此舉之憊乎。

○荀子諫諍

東坡駁荀子青藍冰水之云。謂此無異醉夢中語。青卽藍也。冰卽水也。今釀米爲酒。殺羊豕爲膳。而曰酒甘於米。羞美於羊豕。雖兒童必皆笑之。余謂東坡此語乃真醉夢耳。其泥滯與前駁顏蠲語同。可無辯也。東坡輕荀卿揚雄太過。論多失公。此由胸有挾賢之見。不能遜志取善耳。

○趙堯真刀筆吏

睦堂文集二十三 題跋

七

周昌強直有守而位尊勢重。趙堯薦以爲趙王相。謂可保護之。固情理之所處也。至高帝崩。呂后窮凶極奸。必以詭計殺趙王昌。固_{有之}有難爲者。東坡乃謂堯特規代昌御史大夫之位。非爲高祖謀。故昌卒無濟。夫堯於時方爲符璽御史秩甚卑。而御史大夫者三公也。堯何敢覬覦。雖方與公有言。高祖與堯諒俱未必得知。且高帝此舉本超奇不拘常資。堯卽知之亦豈遂信以爲誠。然而以是嘗試高祖乎。揣摩事後形跡而逆坐人以私。夫豈可也。

○酈寄幸免

漢孝文時天下皆以酈寄爲賣友。班固曰賣友者見利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刼摧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東坡曰

蔣云私或有之。規代則未。自云趙堯既無規代之意。則亦當無他端私心也。

蔣云郵寄之事本不可與石厚同論石厚助州吁爲惡寄不過與祿遊酒食相徵逐

耳非有他也卽無後舉亦尙可原

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寄以功臣子而與國賊遊且相厚善也石碣之子厚與州吁遊碣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譏曰大義滅親商之賢不及碣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爲洗賣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愚謂寄之與石厚未知可同論否厚佐州吁弑桓公逆惡已著故碣誅之寄之與祿豈其本謀相助爲亂耶抑或平昔有舊不能辯別邪正遽行割絕未必真有惡志也此則中人以下不明大義者亦多蹈之未可遂責商以殺寄矣第致使諸大臣必刦其父而逼以給祿則寄之爲人可知特遽以石厚比之則未免武斷寄賴此舉得免爲賊黨雖出於人所逼致非本心自然亦庶幾遷善遠禍之道矣是非本易明而時人猶譏寄

賣友蓋漢初教化不明人不知公義而尙私俠故如此

○漢武無秦繆之德

東坡謂漢武無秦繆之德秦繆能終用孟明而漢武卒殺王恢子獨謂不然當匈奴請和親雖狡詐反覆未可恃必宜善籌以待之而恢貪功輕舉首發難端兵連旣結耗疲天下恢之罪大矣與孟明之承君命而陷險危者不同也帝卽不誅恢天其能赦之乎獨廷尉坐恢以逗撓則殺不當其罪觀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恢固非無才者特首開殺機犯道家之忌卒負惡名於天下悲夫其對帝曰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嗚呼此語固可惜矣

○王韓論兵

陸堂文集二十三 題跋 八

東坡罪韓安國與王恢爭擊匈奴持正不堅卒貶其說爲漢大阼予謂安國蓋奸人之尤者其罪豈獨此而已希寶太后旨縱梁孝王僭擬不法歷爲梁中大夫內史未聞一語諫王之汰終使王無所忌憚而以隙憂死褚少孫乃謂諸侯王得如汲黯與安國輩直言極諫之人爲佐安得有患害殆忘安國之久事孝王竟無濟也耶魏其武安之事安國於上前摸稜持兩端當是時力能掇魏其者安國也

安國時爲御史大夫蓋漢之三公也副相也丞相武安侯之下即以安國權位爲最隆矣

而安國反

陰教武安以殺魏其之術魏其灌夫之獄株連數千人安國罪不登死矣汲黯素戇直獨於此事史亦言其初是魏其後不敢堅對不免爲白璧之瑕考安國平生除舉士外無可取者偕張羽爲梁

將扞吳兵號爲持重安知非偶然幸保無事勸說孝王殺公孫詭羊勝頗爲解人然此稍知事者能之耳田甲之事以德報怨余亦惡其矯詭釣名夫甲於安國素貴下獄者尙敢凌踐如此極則餘囚之受其虐毒者更不知如何矣豈當復使之爲獄官予謂安國之善遇田甲翻不如李廣之怒斬霸陵尉蓋一則人之常情一則矯情沽譽而故縱小人之惡也

○漢俗諂媚

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簡然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最可鄙愚竊謂衛青貴震天下而遷不諱其

釋云幸之一字作淫。睚解者戰國策最多。他書不甚然。

蔣云青不衛將材其忠厚小心固亦無比。武之據廁而見亦以其為椒房之親耳。其與汲黯之優劣不必以是定也。

與上臥起之事且詳其出身穢陋遷未為諂矣。使東坡同時有如此人如此事。能如是直書乎。此又漢風俗之厚。故如是而不致獲咎。非可行於後世。然遷之直筆。要為人所難也。稱大將軍固同時上下之體。從當時羣稱之習語。遷於同時貴公。傳多用此例。且傳中固亦未嘗不名青矣。諛以未冠少年見知本郡二千石大吏。故云愛幸。幸只愛喜之意。古人文字簡質無俗忌。多如是不必過糾也。然若云愛重。則自於諛更為得體。

○衛青奴才

漢武無道無足觀者。惟據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砥痔據廁見之正其宜也。愚按此語可謂輕薄青進

陸堂文集二十三

題跋

十一

身不正其將才固亦難及。觀伍被對淮南王之言可見。抑東坡於青如此。則其於當世權貴宵小。佚口之多亦可想矣。動而遭謗其有取之者哉。

○管幼安賢於荀孔

東坡謂管幼安懷寶遜世。就閩海表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耳。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以爲賢於荀文若。孔文舉。夫幼安賢於荀文若。固已若文舉者所處不同。未可一概論也。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而孟子亦曰歸潔其身而已。幼安終老布衣。無當時之責。文舉早都通顯。負天下重望。志欲扶漢。龜俛其間而卒。觸猛噬。君子哀之。雖然。文舉於時能知難而退。則亦可哉。獨是微

子去而箕子奴比干死。孔子皆許以仁。彼既不惜以死衛國矣。後人豈可因其不幸遭阨而反訾之。世俗好以成敗論人。吾輩所當戒也。卽如狄梁公濡跡於武氏。軋朝心存復唐。幾死者數矣。設不幸遂遭害而志不遂。後人有不詆爲不忠不智者耶。况文舉終爲漢臣。並未事魏也。梁公事與夏故臣靡畧同。此皆純忠爲國委曲者。較之逕以一去一死明不屈者。其心爲更苦。其事爲尤難也。

○阮籍

蔣云籍于司馬氏所謂以無厚入有間。秦刀其微者。後人雖生。賢時亦不

阮籍作達世多疾。其放恣司馬師獨曰。天下之至慎也。此所以爲奸雄乎。雖然。使遇曹操。窺其機械本意。必殺之矣。當時禮法之士咸請除之。以爲傷害教化。苟得行。則籍欲自污自晦。以全其身。乃

莊堂文集二十三

題跋

七

能知其意。可妄譏耶。逆知一語。破的。朱云阮步兵生平至。今論者毀譽各半。觀其蹤跡。近于佯狂。避禍。然費苦心。正惟禮法之士。疾之如仇。故籍轉得以自免也。自是人心浮薄。相習成風。其禍且

正以清議遭誅矣。不可便謂籍得明夷之道也。雖然。司馬兄弟之爲人。籍固已洞悉之。豈其逆知必不以斯獲罪而爲之耶。東坡譏其特賴。比持於司馬氏。其去死無幾。反其言以嘲之。以爲亦蝨之出人往來於衣襟間者也。語雖若過譴。而亦以見處亂世之難矣。明哲保身而無矣。於正其唯聖人乎。

○孟嘉與謝安石相若

桓溫謂孟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東坡謂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以此知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過如孟嘉而後。朱文公又謂謝安是未敗露之王儉。王儉是已敗露之謝安。兩公者。一褒一貶。雖不同。然俱舉不相齊之人。強爲比附。此未足

稀阮諸人
不得不在

其各文云
明哲保身

而無戾于
正斯言直

是針砭
自云浩空

函答溫或
謂此乃其

父羨投書
百頭之報

論雖近繳
而亦可資

談助也
朱云朱子

謂謝安為
未敗露之

王儉此語
殊不可解

東山大
經緯作用

其器量又
足以函蓋

一切使孟
嘉得志亦

斷不能及
竊謂東晉

諸公當以
安石為第

一若殷浩
一試輒敗

空函竟達
咄咄書空

直是勢利
黨心耳

為公論也。孔子曰：苟有事，必見其式；苟有衣，必見其敝。安高臥東山，天下以為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嘉與儉，豈有此嘉之高簡固，有安之風然。嘉能使桓溫愛，安能使桓溫敬。雖分位所處各別，亦精神器度之不可掩耳。彼王儉者，險薄悖逆，佐媚篡賊，其於安真如糞壤蘇合之不同氣。文公亦太為儼不於倫矣。或謂當世於殷浩亦有深源不出，如蒼生何之語。浩後敗，又何也？余曰：浩長短盡於桓溫，數語有德有言，堪作令僕儀型。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獨空函答溫之事，大似庸劣之為。豈其耄耶？浩固非安之比。卽其初年退匿劉惔，已識其僞。不若安之進退有裕，賢愚同仰也。

○英雄自相服

陸堂文集二十三

題跋

三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服。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元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余謂光武昭烈之度，互有長短。寄奴與唐太宗，則不可同日語矣。寄奴有席捲中原之概，而急於規取九錫，擲棄關中，遂致偏安江左。迄五國並時而亡，且篡晉帝而又弑之。太宗未必忍為也。建成、元吉之事，乃勢所逼耳。若二子不謀害太宗，則太宗當不肯首禍矣。

○淵明非達

陶淵明作無絃琴詩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蘇子曰：淵明非達者也。五音六律，不害為達。苟為不然，無琴可也。何獨絃乎？徐子

曰蘇子非達者也。既五音六律不害爲達，有琴無絃，向害爲達。五音六律之達人，知之無琴無絃之達。蘇子乃知之，而有琴無絃之達，則唯淵明與徐子知之耳。惜乎哉！不得起蘇子，令再下一轉語也。要之蘇子此語，頗類老聃忘弓去人之說，皆過高而無謂無味者也。卽蘇子在，當亦無從再下轉語。

○劉沈認屐

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屐，卽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亦爲人認所著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卽予之。鄰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之。麟士笑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此雖小節，然人處事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愚謂此正與予取李廣斬霸陵尉不

取韓安國善遇田甲之意。同要之，吾此等比例，亦東坡以江瑤柱比荔支之類耳。若精而論之，麟士則優游自得，不隘不詭，廣之量未免於褊矣。豈堪與麟士並衡？尉本被酒，可恕論。其情事可惡，又未若田甲之甚也。薄懲之，自快人意。斬之，則過刻矣。若如宋郭進之待誣告己反者之卒之爲斯善之，又善者與。蓋軍道尚權赦，仇怨而用之爲瓦注，是乃從死中得生，彼感激必倍，且拚死以報也。因其有功而賞，以官則非私曲，而且將化仇怨爲腹心矣。雖然，亦須視其人兼必用之，得其道。否則古來之以是遭反噬者，抑又不少耳。

○褚遂良以飛雉入宮爲祥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以問褚遂良遂良以秦文公時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之事對而曰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太宗說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東坡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卽謂之陳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詔佞之甚愚瞽其君者野鳥無故入宮中此正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事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愚按遂良此對正坐不學寡識耳此蓋武氏之孽先見也野鳥獸無故入宮多主宮闈不嚴而雉者又漢呂后名也武氏之所爲正類呂后而又甚焉天告之兆意蓋如是乎或謂雉爲武氏之兆信矣但以呂后名爲說則似乎鑿予謂史傳所載譏詳關合名字者甚多卽以唐論野鹿銜花爲祿山之兆亦其一矣武壘之前只有呂雉相類後亦無與此二人

睦堂文集二十三

題跋

古

類者呂雉武壘固千古怪物也但於時朝政無大缺失羣臣多奉豈比他人名字泛同無據乎

承將順之不暇而宮中長孫后徐賢妃輩又方有盛德武氏蓋微隱無指名遂良無緣以此疑議及宮禁卽魏徵在當亦不敢率爾進說也考遂良事太宗謙直不亞於徵惟譖殺劉洎一事爲可議耳晚年值高宗欲立武氏爲后召遂良及長孫無忌李勣或謂無忌勣當先進諫遂良止之謂二人一元舅一元勳恐諫而獲罪使上有棄親斥功臣之嫌自以受太宗顧命毅然獨力強諫累自至叩頭流血致笏殿階請歸終致貶死瘴裔殆可謂龍比之節矣東坡特以其此對少因事進戒之意遂斥之爲非忠臣毋乃輕而妄也

後閱酉陽雜俎載武氏生時野雉羣飛益自信所說不謬

○韓愈優於揚雄

蔣云宋以前言性道者皆無濂洛關閩之密由其多沿漢儒之說而昌黎固已為脫粹取精者矣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愚按原道之言醇乎醇未可疵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韓公以仁義言道此正是秉守孔孟正傳特其文詳於經世制民之大法而於聖人精神心術自得之微有未及焉蓋以行文之法有專主未暇多顧且此正闢佛老元虛之妄毫釐疑似之間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然其曰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此二語於吾儒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大總領已徹豈必定如後儒之講心法談道妙或乃遁於冥漠不可質究之地甚而口稱洙泗手援西竺乎宋洛閩諸大儒畛域未化必屏公不得與於斯道之列故於此文橫加詆毀究其說吾皆有以折之東坡固非此意特不知其所謂病者又何耳觀其為揚雄論專辯韓公原性則亦患在輕心自用而不能盡乎前哲之意矣又此與後歷代世變一條亦見二程全書中未知孰是然亦小有異同也

○○柳子厚論伊尹

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以後世情事度之蓋有不可曉者東坡云聖人之所能有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為魯司寇墮郈墮費三桓不疑其害己非孔子能之乎固也然孟孫卒不肯墮成則聖人亦有不能成之事矣又謂伊尹後世唯孔明近之尹廢太

謂云此論
透關舜禹
之於唐虞

其和之子
周三代下
有繼之者

乎

陳碩士侍
即云伊尹

五就桀事
山木先生

謂為湯所
使就蓋古

諸侯歲貢
士于天子

之例其說
發前人所

未發似可
辨

盲云此說
前人已有

言者然終
還可疑何

也五貢而
五卻不用

即使伊尹
肯極意遷

就然以桀
之剛暴湯

豈敢若走
之固執強

實不幾於
如戲乎

甲而不怨復其位而不疑使孔明承昭烈臨終之言而據劉禪位
蜀人必無異詞斯謬說也有是說古聖人事有不可行於今者
人心風俗以漸而漓不可強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余又謂
唯商之世乃可自周以下雖伊尹有所不能周公攝政相成王管
蔡即有不利孺子之言霍光廢昏立明咎在始不察昌邑之惡而
輕為擁戴顧心存社稷則固無惡於志矣而嚴延年當時抗言光
逆惡不道後世君子之論如呂祖謙且以延年所執為夷齊後一
人李泰伯亦罪光視君如玩物去取在諸掌謂滅族其所應得因
并疑太甲特居憂廬墓非實放廢也况霍光有廢有置其心猶易
白而若太甲之事後世能虛朝寧寶位歷三年之久徒以一宰相

陸堂文集二十三

題跋

六

專制操縱其間可使上下內外翕然安之以為當然而無變乎昭
烈知禪不肖恐用孔明不終或為賊魏所滅固不如聽孔明取之
為愈蓋英雄而兼聖賢之心公天下之道也然非孔明之所當為
亦非孔明之所肯為所能為者矣假設為之不獨蜀人懷昭烈遺
澤不能即安賊魏與孫權不反且聲簪奪致討耶此正歐陽文忠
所謂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者其何以解於天
下後世也桀能用伊尹即可速活天下民而免放伐之舉固伊尹
之所貪也卒不能用始不得已佐湯為升陞之事耳東坡乃謂桀
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
不然何耶柳宗元之贊亦得其半未可厚非也

○柳子厚誕妄

柳宗元謂呂溫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道於承者必呱呱然東坡斥其誕妄謂雖子產不至此是誠先得我所欲言溫雖有吏能未必得民至此也又謂宗元稱溫之弟恭亦賢豪絕人者然其妻為裴延齡之女孰有士君子肯為裴延齡婿者乎予則謂恭之賢否未可遂以婿於延齡決之也婚姻有父母強命或定於孩幼者非已所得而盡主也即如漢荀彧東坡所稱才類子房道類伯夷者然其父纒畏憚宦官亦且使為中常侍唐衡婿矣又可遂以是薄文若乎

○歷代世變

東坡論歷代世變因革矯襲之由詞理精快無二然謂唐肅宗為叛父則未可以權矣當時非有此舉唐社幾於不復况馬嵬業有明皇成命耶然宋儒之論都如此明陳仁錫辯之甚詳

○相如長門賦

陳皇后廢處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工為文奉百金為相如文君取酒相如為作長門賦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余觀漢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敢以微詞褻慢及宮闈間太史公一說李陵事以為意沮貳師遂下蠶室陳皇后得罪坐衛子夫子夫之愛不減李夫人豈區區貳師所能比乎而於相如之賦獨不疑其有間於子夫者豈非幸不幸固自有命歟世以禍福論工拙而以太史公不能

蔣云翁塔門第之說起于唐之重士族故呂溫開得此譏不然子路與彌子為僚婿且見擠于聖門矣朱云靈武之事後儒

亦互有是非平心而論當時乘輿西幸賊勢披猖使太子不置則人心瓦解唐室必亡使不即大位則明皇方崎嶇蜀道號令隔絕且隨行將士志圖富貴不如是不足以為號召豪傑使之出死力以復王室故其

不能不正位者勢也。惟是馬鬼雖有成命。然明皇至蜀且以太子為兵馬元帥。其無傳位之心可知。使肅宗于此少緩其期。請命上皇。明示將士。俟蜀使既來而後踐天子位。則君子父子之間。其亦可無憾矣。

後人因南內之孝養不終。遂併靈武之事而議之。東坡至此諸王永璘而目為叛父。非迫論也。自云朱丈此說亦好。但不知當日事勢人情能緩待否耳。

保身於明哲者皆非通論也。愚按顧亭林曰：知錄謂長門賦特後人假設其事擬為之。其所謂陳皇后復得幸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耳。故相如卒於元狩五年而序乃稱孝武皇帝。蓋俳諧之文未可與莊論也。其言甚當。而或乃謂賦真相如作序。乃後人所加。則強為之說爾。然即使真有其事。陳皇后進之於帝。必謾以為己作。故能感動。而敢謂請相如代作者耶。東坡之論亦疎而拙矣。班固諫司馬遷不能保身於明哲。論非公愬固已比之固之死不較愈耶。前人謂班固貴取容而賤直節。蓋信然。

蔣云：亭林之說甚當。取之是也。然則相如特由狗監之薦。其進身愈不可問矣。

陸堂文集二十三

題跋

六

自云：史記漢書皆云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時狗監楊得意侍。乃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迺召問相如。然則相如之動主知。以其善賦耳。狗監造次答帝之一言。豈遂足以當推薦之名。而為相如之累哉。且楊得意之為人。賢否未可知。其官狗監。特其官各惡。而職事猥耳。即使果不自也。而能薦達才俊。亦自美事。何必絕之。使不可為善相。如素無比。昵攀援之私。則即為小人所薦。亦復何害。不觀柳子厚之贊梁。即據耶。蔣公此評。蓋未深思耳。

蘇文如長江大河百川所注。往往砂礫竹木順流而下。故立言不無過當處。然其評騭古人。亦不免意為刻覈。則好新矯異之過也。集中針砭處多。批卻導窾。具見卓識。愚弟蔣啓敷拜跋。識見精超。議論正當。非好為辯駁。古人者比。愚弟張舒翹讀。

跋潘文僖公金石例五條

潘氏此五條皆舉韓文公文爲例
採列在此書第七卷第八卷中

書舅姑例

姑氏

母抱之置之姑氏以去
中大夫陝府司馬李公誌

湘潭按此姑氏非李司馬之祖母亦非李司馬之父之姊妹
當是其母之父之姊妹耳故下文云李至五六歲自問知本
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又云李至年十四五其諸父乃聞之而
泣曰吾兄尙有子耶此乃以姑氏與尊章並列於書舅姑例
中是以此姑氏爲李之祖母矣則於此誌此數句情事焉得
通蓋潘氏未細省上下文而悞會耳

韓公監察御史元君妻章夫人墓誌中有云又及教於先姑

陸堂文集二十三

題跋

十九

氏此姑氏乃言元君之母可列於書舅姑例中者

書三代及其兄例

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
散騎常侍父曰播尙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爲尙書水
部郎中贈給事中

國子助教河
東薛君誌

按此所云播者薛君本生父也據者薛君所後父也題當云
兼書本生父與所後父例不當云書三代及其兄例也○據
韓公此文則本生父不必改稱爲伯父或叔父如宋時王珪
司馬溫公輩之說矣使今人作此文則必先書薛助教所後
之父而云父曰據尙書主客郎中贈給事中然後書其本生

父而云本生父曰播何書禮部侍郎也

不特書父而書大王父王父伯何

大王父元暕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

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弟某

子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神道碑

按韓公又為太原王公誌墓誌中云王公之考諱政贈工部

尚書然則此所云尚書之弟某子猶言弟幾子也不知其兄

弟行次故云弟某子弟與次第之第通潘氏此條乃以政為

王公之伯父謬甚至於政之贈官尚書碑文作吏部墓誌作

工部注云工一作吏則工或是譌字作誌在前作碑文在後

壁堂文集二十三

題跋

二十

又或是由工部晉贈吏部耳

書異母子女例

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

蘭陵蕭儂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

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誌

按此所謂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當是姬妾所生者

書過房子例

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

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

許國公韓宏神道碑

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肅元之名下未著子公武名下有二子
曰繼之繼宗而無紹宗此所云紹與世系表所云繼當必有
一悞肅元名下既未著子則紹宗但為許公至後而非出繼
為肅元子矣不得引此為書過房子之例又此言肅元某官
而世系表未著肅元之官韓公楚國夫人墓誌則云肅元官
太子司議郎卒贈尚書主客郎中楚國夫人即許國公之妻
也

又四條在本書卷一卷三卷五

墓圖

諸墳塋地一品四面各三百步長則不等者以積步折之餘准此二品二百五十

三品二百步四品五品一百五十步六品以下一百步庶人

不飲

不飲

使官餘條墓無文者並准此及寺觀各三十步若經恩錫及山谷內已業荒田者不在步數之限

湘潭謹按

國朝定制墳步與元代此數稍不同又凡山地木石產於寺觀墳塋及有闕墳脈者不得採伐違禁者論是則無論曾經恩錫

山谷內已業荒田與否均不以步數為限立法更為仁厚周密矣

墓誌式

亡妻宏農楊氏墓誌

亡妻宏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

諱某禮泉生禮部郎中凝代濟仁孝號為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人及許嫁于我柔日既下乃歸于柳氏送以九月五

小字注皆正文謄稿者悞耳

日庚午克塋于萬年縣棲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年龍集乙卯爲之誌云柳子厚

湘潭按柳子厚誌妻墓稱之曰夫人蓋同周諸侯之禮未知漢以後更有所本否又此文明言其妻爲楊凝之女而王止仲墓銘舉例第一卷柳子厚墓誌銘條下則言子厚娶楊憑之女憑乃凝之兄也愚少時於遠地借得柳子厚全集註本觀之曾作一記亦言集中及註有此兩說予彼時以作楊憑女之說爲是今隔越多年尙未覓得柳集再觀不能記其詳矣若以集中楊凝墓碣文及子厚妻墓誌合勘之自得明確論行狀語錄

朱子語錄云韓文公變萬化無心變歐陽有心變杜祁公墓誌一

陸堂文集二十三 題跋 二十三

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尙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

按韓文亦有心變但氣體渾大而不甚着痕跡耳董晉行狀雖長而不厭其長此乃韓公極盛文字真不愧包劉越羸並武周殷者若權德輿碑文則其可書之事本少耳且文章繁簡各自成體不必拘一格也

論碑文合書不合書

齊人曹元野云濟南李昌道作李千戶先塋碑其間不書李千戶之妻某氏只寫于幾人其妻怒元野添上說知昌道公言不可書爲婦人未終如何敢書婦人此是先輩所傳如此

按季昌道爲季千戶作先塋碑文自可不書千戶之妻若云
爲婦人尙未終則不敢遽書似太拘泥

世宗憲皇帝二十三年 歲次 壬午



爲婦人尙未終則不道數書於太師弟
世宗憲皇帝二十三年 歲次 壬午
世宗憲皇帝二十三年 歲次 壬午
世宗憲皇帝二十三年 歲次 壬午

續瀘南王止仲墓銘舉例

歐陽文忠公文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右誌題下書曰山東道節度使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洙撰而真末書云渤海歐陽修爲之銘又張君改葬墓碣亦曰河南尹師魯誌其墓廬陵歐陽修爲之銘則此誌序乃洙爲之銘則公爲之也兩人共爲一誌又一例也

湘潭按兩人共爲一誌唐以前已有之北齊朱岱林墓誌駢體兼散文叙事千餘字卽岱林第四子敬修所撰銘詞係四言詩分作九章則岱林之兄從子敬範所作尹歐二公有意

倣之耶抑不知而暗合耶

睦堂文集二十三

題跋

三四

王荆公文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右誌書父而不書諱

集云子叔少諱師錫字某畧也云書父而不書諱未詳畧也

按止仲謂右誌書父而不書諱者蓋此誌之末改云其塋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諫議公卽師錫之父但書其官而未著其諱故止仲云然此甚易解者小註二十字不知何人所添乃不得止仲語意當去之

陳后山文

宋魏府君墓表

右表篇末之論議譏薄祭厚墓之非其說是已及詆夫求文表墓者乃曰韓退之為銘文數十去今幾時窆石偉畫一作畫顧無存

者而其人之事功奕奕在人心目如今日事是以知金石之不足恃也然則金石不足恃如固湘謂按固字當是何字之詔足恃矣而以爲

非者蓋欲揚其意反抑其辭以激之耳后山好奇故其文如此

按后山此文是以知金石句下尚有二句云今魏氏欲顯其

親而必余之述豈不悖哉后山之意蓋言金石不足恃惟文

佳乃可久傳而足恃即韓退之之所銘可知矣末二句乃自

誇重其文而反作謙詞以見意耳此等巧譎掩抑歇後語韓

歐八大家所不爲也止仲所解尙未得后山之意

實魏嘉州墓銘 五世而至鄭公辨辨毅慈明四字可省魏鄭公

誰不知其美者且以辨毅慈明四字稱鄭公之美亦似未精切

渾括 羽生龍圖閣直學士諱見微二句亦似可省蓋攅非大

名臣且下文有在名世之數句已足此等處皆學韓而過者

通判絳州以此數行乃酷似韓甚古甚簡 晁婦曰其陳氏乎

下三十一句載之曰士求銘于陳氏辭者 晁婦曰其陳氏乎

屢矣吾所見也求可墓乎 此墓左傳

例 仲父榮州資官縣尉陳君墓誌銘 此君想無可稱故通篇無

一贊稱語只就相貌一端生姿取致支架了事耳

黃山谷文

例廬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有挾勢利而求交者雖鄰不覲也

用揚子語自然

其見刺史縣令鞠躬也

以布衣見刺史縣令鞠躬何足言

例黃氏二室墓誌

孫公儲其少立少立者謂少年能自立也故以蘭馨歸之

及庭堅失蘭馨數年擇對猶言擇配也

如蘭馨之女美介休謝公方為介休擇對

也女美二字本出靜女之詩彤管章當是從古說作女德之美

解也

陳了齋文

太令人黃氏墓誌銘

右誌書所歸曰先適大中大夫孫公諱廸次適中奉大夫游公

諱潛書子曰子男三人諱為孫氏子按前例及續例誌婦人無

睦堂文集三

題跋

三十六

書再適者今書兩適故必著其先適之子焉雖紀實又一例也

按游公諱潛郎前條文目所謂中奉大夫游公也以後文實

例所載游公墓誌銘證之則此黃令人蓋即程子門人游定

夫之母再嫁而生名賢大儒斯亦奇矣然了齋於游公墓誌

中言黃令人有合德又為令人誌墓了齋非妄諛人者其亦

必有所徵矣誌婦人而書其再適并著其先適之子蓋北宋

以前尚不以婦人再嫁為甚可耻故耳今若用此例則求文

之家必大不悅矣

仁壽縣君高氏墓誌銘

右誌書女適某官姓某再適某官姓某按前例并續例無書女

再適者而此書之雖紀實又一例也

按誌人之墓而書其女再適此例唐人已有之今則不宜沿用但書後所適者可矣

侍郎鄒公埋銘

右銘序所歷官而不書行治畧也按前例并續例誌人之墓而無銘者必有感歎或議論或悲悼唁慰之辭此皆無之惟結以某官陳某叙次一語亦畧例中之一例也題書埋銘同朱文公女已埋銘例但彼銘而不序此序而無銘又一例也

按此銘不書行治非畧也蓋不敢昌言其美也且鄒公名臣天下後世必知之其意以爲不必于銘言之也下篇尙書豐

睦堂文集卷三

題跋

三七

公墓識亦然

鄒公名浩豐公名稷見後實例中

題但曰銘而篇中只有散體文無有韻之銘詞韓文公集中已有之蓋散文亦可謂之銘韻語亦可謂之誌昭明文選載劉先生夫人墓誌亦只有韻語而無散文

閱黃梨洲金石要例

梨洲自序中謂潘蒼崖金石例大段以昌黎文爲例顧未嘗著爲例之義與壞例之始亦有不必要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黨有書有不書不過以著名不著名初無定例乃一一以例言之余故摘其要領稍爲辯正所以補蒼崖之缺也湘潭按梨洲謂昌黎碑版文於人之上代兄弟宗族姻黨或書或不書因其著名不著名初無定例是固多然矣然謂蒼崖不應一一以例言之則不免於過爲訾潘氏非全不解韓公書與不書之意者其件繫條列原以備後學之取法古人深求其意而知所權衡得以隨事制宜也其所云例猶言韓文中已有此等參差樣式耳亦何不可一一以例言之哉彼亦曷嘗謂有定例哉且韓文諸條其書與不書之意亦有非以者不着而分者豈可僅以此二義概之更有本無深意不過以取便行文而分詳畧者見仁見知聽學者之自爲體會潘氏但詳引韓文而不註解殊不失圖通謹慎之意梨洲病其未嘗著爲例之義亦未免于過求也

梨洲謂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某公墓誌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張說爲蕭灌神道碑云南城侯之夫人同刻碑銘其題贈吏部尚書蕭肅公神道碑其妻韋氏書事實於內題則不列楊炯爲王義童神道碑其子師本陪葬亦不別爲標題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此當起于近世王慎中集中如處士陳

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蓋不一而足也湘潭按近日紀文達公集中中大夫鮑公暨配汪淑人墓表云碑誌之文爲婦作則不題夫爲夫作則不題婦金石例也宋以來間有題某公合葬碑誌者然亦不著婦姓氏其夫婦並題則明以來之濫觴也而此文竟用明人例者則以文無定格震於理而已矣理亦無定法歸於是而已矣禮以義起非古之明訓歟蓋述夫之美兼及婦德如史之附傳其德相均足以相配則合傳之例馬遷亦有焉又一姪理含暨配張氏墓誌銘引汪堯峯與人書曰誌銘草就附上倘卽刻石篆蓋及誌文首行宜但云某銜某府君慎勿加暨元配某孺人字此近世無識者所爲凡唐宋元諸大家皆無之前明成宏以上亦然蓋

女子從夫故祭曰耐食葬曰耐塋凡耐食者惟立男尸無女尸亦此義也予考唐劉仲詵張君平墓首行題清河郡張府君夫人安定郡胡氏合耐墓誌銘則此例不始於明季然單文孤證不足爲憑究以汪氏爲定論予作誌文皆從其例今此文乃不然者蓋以理含早卒無卓行可紀其妻則守節被旌於理當誌婦自不能不繫其夫徒繫其夫又不關作誌之本意自不能不夫婦並列言豈一端亦各有當耳蓋堯峯與文達皆同梨洲之說卽閩百詩素與堯峯相辯難亦以堯峯此說爲然顧愚則謂數家之說未盡允梨洲所引張說楊炯二例固未爲甚不可然古者夫婦率合葬後世則別葬者多子之不附父其合葬者題中並爲標列使人一觀葬者更多

題而卽知其塚中有二柩且恐年久文中字句或有漫泐而題或顯存則爲後世多備一援證又何不可之有婦人從夫之義豈必藉墓文題中之不列姓氏而存耶合葬而並列其姓氏從夫之義愈昭夫豈翻有礙于從夫之道耶題旣書合葬則題中不預著婦之姓氏亦可然何如并著其姓氏之更爲明顯耶誌銘也表也皆取記識明晰以備後考也夫婦合葬者雖文中必及其婦之姓氏然于題中先爲標揭焉斯亦何嫌于複耶亦奚必論其婦之德足以均配其夫而後可并題耶引史遷合傳之例爲比于義類甚不精協汪氏引古祭禮有男尸無女尸以比例墓文之標題亦濶濶于事情文達前條謂爲婦作則不題其夫然韓退之集中爲婦人

作而題其夫與不題其夫者均有之且韓之前已累累有并題其夫者昭明文選中任昉劉先生夫人墓誌則其最著者矣後條又謂誌婦自不能不繫其夫旣自相矛盾又皆屬偏著卽以文達之姪理合暨婦張氏墓誌銘而論若欲并敘其夫婦之敘行則如文達之安題固自可如或理合毫無可稱則題但曰旌表紀節婦張氏祔葬墓誌銘而不繫其夫文中自必詳理合姓名矣亦又何不可乎凡考据家往往失之拘泥又從而穿鑿爲之辭蓋類如此又文達謂唐只有劉伸誌張君平墓首行并題其夫婦姓氏不知唐尙有梁朱寶上柱國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誌銘秦貫榮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是此例相同者就吾所知唐時已

有三人焉則亦非單文孤證而足以爲憑矣且文貴準理法以義制苟於道無悖則卽前無所做亦何妨自我作始文達于己之作文製題如前所云二篇者則知此義而于前人此例實可以通行之義則憎焉蓋爲局於一曲之說所搖而未深思耳

梁洲謂碑誌之作當直書其名字而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唐宋名人文集所誌徃徃只稱君諱某字某使其後至於無考爲可惜湘潭按此條非議古人甚當予亦常云爾

梁洲謂姚牧菴稱趙提刑夫人爲楊君乃變例愚按柳子厚爲其妻楊氏作殯誌亦已稱君又稱夫人

梁洲謂婦人之誌子女非其所生者不書愚按此例今不可行且

於理亦未合姬妾之誌則不必書嫡妻所生之子女若前後兩嫡妻則所生子女義宜可以互書蓋前妻之子固當視後母如已所從生之母後妻之子亦當視前母如已所從生之母婦人從夫子從父共一夫共一父則義當均等而不分親疎耳故先王制禮前妻所生之子女爲後母服與後妻所生之子女一同以此推之則前後兩妻之子女可以互書可知此蓋爲前妻歿已久後妻已生子女而追爲前妻墓文者言也若姬妾所生之子女固當書於嫡母之誌其義不待言而易明矣

梁洲于妾不書例條謂婢妾所生之子女書其子不書其母古例皆然至元始壞之愚則謂古人之不書固未爲甚不可元以後率書

之亦覺于義無害此等處古人自爲其嚴今人無妨隨時從厚也
梨洲謂孫不宜分屬而今世書孫又各於孫下系以某子所出爾
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公羊傳曰蓋舅出以節世子巫與魯
襄公俱是宮外孫同所自出故凡言出者因母姓而云也今以出
屬之於父不通甚矣且父在則孫俱屬之父子不私爲一己之有
也愚按荀子禮論篇有云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禮喪服小記
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出屬之子祖若父固自皆可
蓋自周時人已然矣何爲不通之甚耶梨洲議論亦時有粗疎矜
悻不要于平正處此類是也至謂父在則孫俱屬之父子不私爲
一己之有然則父歿則孫遂不屬之父而子可私爲一己之有耶

書孫於祖父墓文中而各分著爲某子所生豈遂爲孫不屬之父
而子私爲一己之有耶又豈得以作墓文之時爲其父在之時耶
穿鑿甚矣自相矛盾亦甚矣

梨洲於書妻變例條謂張景妻唐氏再適宋祁載之愚按此以不
載爲渾厚與其如此載之不如不著其妻之姓氏爲安

梨洲於書女變例條謂韓文公三女長女適李漢改適樊宗懿誌
書壻左拾遺李漢聲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
笄卽壻之別名此皇甫持正變例也愚謂持正此變例甚可不必
但書宗懋一人可矣其意以李漢及宗懿皆顯仕名人故爾耶以
一女而嫁兩顯壻亦不足爲外舅之光重况韓公何如人豈藉姻

黨爲光重乎聳卽壻之別體字非別名也同指一物而字之音形各異乃可謂之別名聳壻則義同音同符字之形體不同耳獨是周官內史掌達書名于四方註云古曰名今曰字豈黎洲所謂別名亦卽別體字之解而非以名爲名目之解歟此則必須前有所本乃可

黎洲引柳子厚云凡墓大浮圖無竈穴其于用碑不宜然于厚之爲浮圖碑多矣今釋氏之墓不曰碑銘而曰塔銘者猶存不宜用碑之義也愚按古者營墓率用石碑繫緯以下柩後因而刻字其上以識所葬之人踵事增華遂漸詳其生卒年月壽數及籍里家世姻戚與言行之懿後世下墓率不用碑繫緯其于墓前立碑止

陸堂文集二十三 題跋

三十三

爲刻字識墓之用又廟庭繫牲之石亦曰碑識日景之石亦曰碑立石刻文記祠廟寺觀橋梁池隄之類之修建亦曰碑又有以紀官長之美曰德政碑遺愛碑去思碑之類然則碑非專爲葬時下棺之石若木之專名且古者無論用石用木其形或平扁或圓長或刻字或不刻字均可謂之碑後世則鮮用木率用石

禮記載公肯假曰公

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疏謂豐大也謂用大木爲碑桓楹不似碑形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曰碑說文桓郵亭也如今之橋邊表柱也故浙江馮陵有礎石相傳堊禹時所用高五六尺圓如柱端有圓孔似孔廟之漢碑說者亦引樺公肩假此二語謂礎石似楹蓋堊碑也今人所謂碑但以立石而形平扁者爲言或又曰牌其用木者則止曰牌而不曰碑其形圓而長者則無論用木用石刻字不刻字皆止曰柱曰楹曰桓曰表而不立石碑者亦鮮有不刻字堊曰碑而在周漢則通可謂之碑耳

僧雖無竈穴不用墓碑然其刻文以識之之石則亦可曰碑矣又

奚疑于碑銘之題而必以口塔銘爲是耶
黎洲謂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爲小說家伎倆
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
動此類上三毫也愚按晉書南北史寫無關係之事本多小說氣
是又不可槩以爲訓

睦堂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邑後學王典門人游楫徐啓運吳贊邦同編輯

題跋九篇

○跋廣東新語

廣東新語二十八卷自天語至恠語每門爲一卷作者故詩家非文家也故其書博而寡裁頗乖著述之體卽自序亦云未盡雅馴矣然多聞多見宏才深識誠豪雋也至如自序云雖廣東之外志而廣大精微可以範圍天地而不過則又妄矣其書亦多述古事纂取他編而概曰新語殊未當其卷目曰天語地語云云亦未安當概倒易其文曰語天語地或曰說天說地如爾雅釋天釋地之例則可也或曰此蓋後人刪本原本倍多於此然核其序文卷數與此合或後人刪之并改其序抑文減而卷數仍舊歟

○ 褚河南書唐太宗哀冊文刻本跋

河南此書。嬋娟雋婉。渾古之中。逸態橫生。根柢右軍。曹娥碑大令。洛神賦而加恢拓。幾於不獨具體而微。米友仁謂其得羲之法。最多非虛言也。然字經傳刻。雖善手鈎摹。巧工鐫刊。亦下原本一等。此書自唐至今。傳刻不知幾易矣。猶風韻佳迥。若此。其真跡之妙。更當何如耶。鶴舫先生嘗見廬陵江氏所藏河南他書。真跡謂為絕妙。似記謂聖教序平生所見名人墨跡。無出其右者。惜予尚未得見也。友仁此跋筆法。即倣河南。亦得其十之七八。獨其所謂真字有隸法者。蓋悞。姚姬傳先生跋夏承碑。謂隸書有三種之別。真字即隸之一種。其說精確。不可易矣。道光丁酉春書於恬知交養之齋。

陸堂文集二十四

題跋

三

。跋劉原甫詩集

原甫詩不及文然五言不之合作五言又以古體爲勝賓谷曾公論詩雜咏云二劉皆博學原父特風雅五字多唐音不在元和下洵爲允矣王文簡香祖筆記稱其涼風起高樹清露墜明河之十字以爲在元暉仲言襄陽蘇州之間今觀此詩通體皆佳選聲配色悉與此二句相稱當爲壓卷之作也集中有注輦國鸚鵡詩題中言其國距中州四十一萬里舟行半道過西王母三年乃達番禺子謂此語必誕妄不可信大地東西南北一周九萬里其厚不過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有奇水陸途縱多紆曲亦何至四十餘萬里之遙又末卷有戲作二首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

陸堂文集二十四

題跋

四

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咲劉郎今是老劉郎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明日都城應紙貴開簾卻扇見新篇此二詩又見歐陽公外集題曰戲劉原甫彼以前首爲次首位置似比比此尤愜宋人詩話謂原甫再娶前妻之妹歐公作此戲之原甫殊不憚細玩詩格於歐爲近且劉郎之句屬之原甫既切其姓氏又切其娶前妻之妹事方有致趣原甫兩娶皆侍御史倫程之女以此數端推之知詩話所云不謬此集係混入無疑耳原甫文集中混入歐公奏劄一篇亦其證也

○跋金臺集

易之詩婉雅清新而風骨或失之綿弱上京紀行諸作圭杲老杜最爲有起色矣一二諷世之篇亦多古意也詩不過二卷數百首持擇甚不苟海虞毛氏子晉謂當時好易之詩者以金谿危雲林學士爲最此集卽其手編所擇存前後諸序跋皆爾日通顯名流其文辭皆有法所品題稱道皆合其字畫悉摹傳諸公手書原本行楷八分小篆皆備今經數百年傳刻尙覺煥然有神致耐觀玩深可喜矣非經雲林手不能成如是之善本也易之是時初以布衣入都其詩雖工然於元代尙祇屬名家正堪與薩雁門相伯仲薩才逾富麗。鬢調加整雅。薩猶不離元人派易之則多用唐法然

睦堂文集二十四

題跋

五

若以較虞楊范揭諸大家則規模殊矣。危學士館閣眉目爲元季詞宗。才望聲華。豈易之所可班。且又非與雅故舊知。顧不惜折節致勤於易之之詩如此。殊有鄉先輩歐陽文忠手鈔王回兄弟文集之遺風。是皆今人所不易得者。固不可不亟爲表章之也。諸暨王冕

亦以布衣遊京師危公時爲翰林學士先過訪之又其愛才下士之一端矣

嘉慶丁丑元旦徐仲華父

覆閣第三過因跋其卷末

題醞春錄余雜文本子

余性懶於書至楷書尤少作蓋不工亦不暇也是以自弱冠學作古文至今十年矣所作近二百篇率以行草聊爾錄存之亦別無副本也醞春乃能卽所見悉爲莊勝一本蓋亦具十之三四矣醞春此時非暇學古文者蓋其慕信余之誠隨在不忽如此可感也然中亦多少作不必存者俟後細訂之卷尾又附錄應試賦數篇亦當另編耳壬申春月仲華父自題

陸堂文集二十四題

六

志尚足歸江壬申春月仲華父自題

中亦多少作不必存者俟後細訂之卷尾又附錄應試賦數篇亦當另編耳壬申春月仲華父自題

○題制義體要讀本

錢塘陳星齋太僕以時文名世此選固多精當文僅八十餘篇而分卷十七有以一篇爲一卷者固自有深意存乎其間善讀者當自得之然細觀其評論要亦祇時文家講究耳於先輩大家以古文爲時文之高詣深際或未盡窺見也愚常謂

本朝善選時文者有三人焉善究時文之理蘊者陸清獻公也善辯時文之氣格者方靈臬侍郎也善論時文之作法者王己山太史也如星齋似尙未足與此三家並列耳

自云善辨時文之辭事典制者則尙有閩百詩江慎修但閩氏未嘗專選時文江氏亦僅選鄉黨篇文耳又安陸李雲門侍郎

于嘉慶初督學江西所選試牘極善審題摹合神吻不溢界分殆從前試牘中罕有如是之篇篇句句諦當者亦可謂不愧精鑒矣其評論亦多研覈入微特惜其立朝品節固不足道其考試各郡規法意向各別率任意以爲謫怪又所命皆虛小縮截題雖高才鴻博每恨無所藉以發揮縱極工愜細緻之篇亦真無異于雕蟲篆刻于

國家以時文取士藉以覘其才學器識取賢能以爲經世之用之本意大相逖耳

○題包慎伯明府文集

慎伯先生著作其已裝成冊者蒙已略窺其過半合觀諸家評跋傾倒贊嘆如瞻舍利然青黃赤白各隨其所見言皆互有當然蒙惟以二字品先生洵可謂鴻雅之才早爲諸公貴人上賓練習

朝章國故淹通舊聞秘籍不足爲先生難惟其立言時時以有濟於世有益於人有裨於風教爲念此其居心實堪敬仰所論政治利弊山村迂生不能盡知其當否文中方言俚語隨手拉入亦不可概以古人藉口又公移吏牘氣太多亦行文之一病至通論文格則所患率在平冗平也者非謂其意義之扯淡乃謂其氣勢也冗也者非謂其句字之猥積乃謂其體段也固知先生必不受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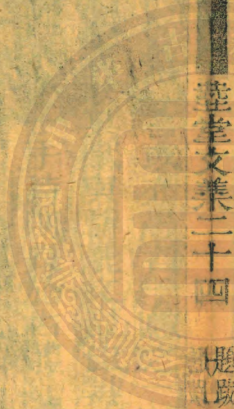
語然存此芻蕘之言或亦愚者千慮之一得大都先生之學深於東漢六朝人書故其賦與駢儷文最佳其持論亦謂碑版之文以蔡中郎爲古來第一手詩則長於古體近體或稍弱焉蒙於先生著作其初本不敢妄有所擬議而先生深以其緘默爲非是累次導之激之使盡言且先生於不佞好之則不啻若自其口出攻其文之疵也則諄諄忠告善道直欲揭肺肝以相示至於一切休戚相關雖至親密戚鮮有如是之真摯周洽者然則蒙又安能不稍獻其管見以期先生益臻於高深哉先生固文章宗匠然蒙於此道殫精數十年亦自謂頗有所見非隨聲逐影者流人各有所通有所蔽惟希諒其區區相報之意而無或疑其懷互相攻摘之客

氣也則幸甚 俱伯時文

蓬室文集二十四

機跋

九



[The right half of the page contains a large, dense area of dark, heavily inked or scribbled text, which is largely illegible due to the darkness and texture of the ink.]

深出頃幸甚

[The left margin contains faint, vertical text,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深出頃幸甚' at the top, which appears to be a continuation or related note to the main text.]

跋包慎伯詩文

慎伯先生詩文乃以著書之體行之有若啖蔗然處處咬咀出漿液一句一字未肯寄人籬下也其深入微雋處多似章子畱書然先生自言生平蓋未見大力此書古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信矣夫雖然有深探力索之象鮮游泳自得之樂所謂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

○ 跋史學提要 道光庚子

此書長短通三十一篇無序文不載何人作鄉先生魏叔子集有
史學提要序謂乃宋盱江黃氏繼善成性所作其書以四言韵語
編貫諸史與此書合當卽此本耶其書始言上古終于宋叔子乃
屬新城涂氏大訥允恆補撰二篇并爲註稱其典雅明簡如出一
手愚揣涂氏所補二篇必係言元明兩朝之事今此本附元於南
宋之末體例殊乖且敘元明事亦太踈率草略而全書皆止有正
文無註文疑涂氏補本未盛行於世其他拙手所補續耳宋以前
諸篇文辭迴勝必黃氏之本也叔子又述或人言謂黃氏原書有
程楚公鉅夫序叔子亦未之見云

題吳璿信臣所藏沈舍人書千字文揚本

吳璿信臣以所藏沈舍人志祖書千字文揚本求題舍人頗有書名然所取法在歐陽率更而不能得其廉悍中含渾古之意頗有刀筆氣未能免於俗以較當時略相先後諸書家無論難比張得天王夢樓翁覃溪卽視曹地山梁山舟輩亦相去甚遠耳余見其石刻屢矣此本亦然其再跋數行行草略勝而筆力又覺弱或由刻手劣耶其初跋之數百字考核卻精當道光壬寅徐仲華氏題於延禧堂

○再跋蘇文忠書花蕊夫人宮詞嘉慶戊辰

羽云此層不可不替他洗出

數句已斷盡斬關手

也此層更見大義

吾前跋此帖譏花蕊夫人受孟昶厚寵孤舊恩復委身宋昌陵後讀蔡條鐵圍山叢談乃悔余失考之過夫人志報仇數懷毒不得發太宗數切諫藝祖惑溺不能聽一日與晉王獵苑中夫人從晉王引弓射殺之觀文忠手書其詩又題語云云多獎借意不欲其無傳則知條之言未必無據也雖然夫人之計則舛矣凡報仇者務先立于不屈之地使其事無論成不成而皆于我之義無所失夫人計即得行賊天子死安從逃以是知其非貪生也然婦人之義守身為大今夫人先出于一失不可復之計希冀于萬有一或然之謀志則不就而身已隱忍銜羞君子未嘗不哀其忠而矜其

睦堂文集二十四 題跋

十三

愚且夫宋太祖明智英武創大統削平諸荒淫僭亂以昶之昏弱顧欲結此漢以侵宋其滅亡蓋亦自取夫人不忘夫誓死必全節則可而欲以區區一女子餌而斃之房闈之間此亦事之可預券其難者也古有屈身報仇者矣若慕容垂慕容冲之堅忍苟臣于苻秦卒掣鞬繚興先業酒積恥此與女子之守身有間顧豫讓猶不肯詭臣襄子謂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夫人胡不聞此然且既已臣妾之矣彼益得以操縱制防生殺我所謂入穴得子非其人甚疎虞無備則萬萬不倖一南霽雲欲偽降圖賊張睢陽止之遂決就死誠慮機無可乘身且一屈不可復拔也而蜀漢姜維詭降于魏軍而誘鍾會反欲因以殺會復立

又轉出一
意

漢肘腋間垂成旋敗論者責其不能會生取義枉失節圖僥倖以致狼狽此與花蕊夫人何異張獻忠破荊州獲惠府樂妓曼仙嬖之曼仙得間進毒酒獻忠戲強曼仙先飲立死獻忠乃悟事與人略同顧彼本倡伎處猥賤委曲行義成不成皆可無憾夫人配體國君是焉可再玷且卽以昶意推之亦止重望其潔身自矢而已豈願其徑垢穢不齒之行增遺已醜而於以殺宋祖哉嗟乎吾又以嘆人君饜豔色抱仇讎而寢處者雖純明如藝祖且日濱死不憚也

蔡儻鐵圍山叢談語多誣罔所稱夫人懷毒事與他書所紀夫人祀昶像于宮中太祖見之對爲張仙者正同大約夫人在當

壁堂文集二十四

題跋

十四

時實有不忘故夫之心故有此流傳耳晉王引弓射殺事尤不足信然借此以明守身之義正論不磨煞有關係

菽原

廉利肆悍層折痛快真如老吏斷獄此明允獨得手處

羽可讀

正堂堂時以游兵點綴之使人應接不暇

亦翰讀

題小而議論卻大其所徵引比附多出人意外卻又精當不浮漫先生向已刪去余請畱之乃使置乙篇中

游楫

○○跋王遵巖文集

王遵巖之文專主南豐曾氏故序說之作多爲冒引其雍容俯仰沈密醇厚有儒先君子之度其繁重紆拙處學者每以爲訾而不知其古意之存者獨多也曾氏之嫡傳惟此人而已特于紀述之類不見史才蓋曾氏之所長所短殆兼得之

豐肌膩理而骨節稍疎鼓鑄裁節之功固其所短然比南宋諸大儒之學會猶爲高古深澹無夸淺冗蔓之習蓋其貌若漫衍而其神實淵靖樸潔也

其旨多按經術其詞必守典型其氣務棲深茂雖煙波跌宕奇警奪目處或少要之爲古之能言者非淺學俗才所可幾也同時文人惟歸崑山勝之卽唐襄文尙覺少遜特襄文不以文人自囿遵巖則殫精壹力于文耳

題吳希搏時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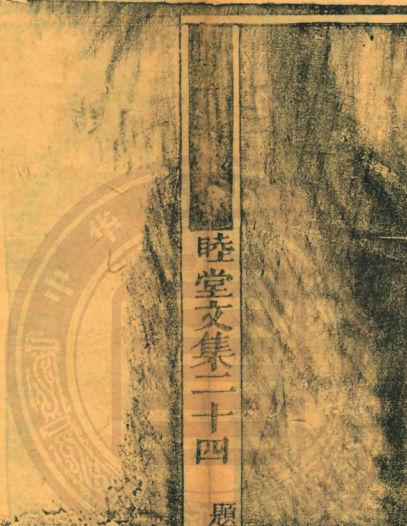
不佞論時文友朋多憚其嚴說書論題尤多異于高頭講章承虛
心下問若言而不盡非所以對知己然近日場屋取舍殊爲寬大
正無妨疎節闕目若拘守先輩緒論又恐非逢時之方茲故先用
彩筆評點大概世法也後用墨筆別白則區區之見也離合進退
惟高明擇焉

跋元遺山詩集

元遺山自東坡放翁後卓然一大家無體不工元以後難覓勍敵
庶幾其吳梅村乎然廣大精神縱橫獨造無適不可處終難及也
特梅村七言古體諸名篇則亦遺山所無耳然梅村七古多是擴
長慶體而大之鋪陳整麗才情富贍往復纏綿淋漓唱嘆盡致則
誠為千古絕調若論氣格高古猶不如遺山耳

差堪對壘然自得
之妙猶覺遜之

專就七言古近體
而論則李獻吉亦



元遺山自東坡放翁後卓然一大家無體不工元以後難覓勍敵
庶幾其吳梅村乎然廣大精神縱橫獨造無適不可處終難及也
特梅村七言古體諸名篇則亦遺山所無耳然梅村七古多是擴
長慶體而大之鋪陳整麗才情富贍往復纏綿淋漓唱嘆盡致則
誠為千古絕調若論氣格高古猶不如遺山耳

跋金詩選

余於詩無專好然性之所近於清雄警拔縱橫高曠之作尤爲醉心故於金源之詩披覽最數此乃錫山顧氏奎光所選視全金詩雖取錄不過十之一然其概略亦具是矣惟元遺山爲一代風騷冠冕較之党竹溪趙滄水遺山所特推爲大家者猶不啻勝之倍蓰焉其詩今流傳者尙千四百餘首此所選二百餘首幾居此選之半然猶覺遺珠甚多也卽滄水集可選者亦尙不少想顧氏惟見中州集而未見全金詩及滄水集全本耳

此本卷二至卷六二卷之劉青田可稱大家四卷之劉子高六卷之貝廷琚可稱名家餘如三卷之汪忠勤詹同文王子充張志道五卷之陳敬初胡仲申徐大季亦表表者若宋景濂蘇平仲文名赫奕而詩不及張仲簡詩亦有名而茲選僅二首未見全集難爲定評也其醉樵詩見沈歸愚所選明詩別裁中自是佳作當時推爲擅場故自不謬雖高季迪作亦遜之而長蘆叟獨不喜殊不可解

此本卷二十一二其中名手如王襄敏何文肅張靜之聶壽卿景泰十才子皆有可觀而李文正尤爲巨擘也

此本卷二十六至二十九二十九以李空同專卷自是一代之巨擘按此選以一人專一卷者四人劉誠意高青邱李空同何大復皆難分軒輊之魁傑也滄溟鳳洲名勢在當日亦不亞此四家然造詣精深故自不及故長蘆叟不多選不以儕此四家之例特滄溟僅選十八首則亦未免過刻而多遺珠耳

此本沈石田史明古顧東江劉執齋皆有名者唐伯虎祝枝山一以畫一以書擅名一世其詩似俱不及其書畫若王陽明事事當家其詩亦自超然匪徒以其人重至如嚴分宜雅音清響似君子之言而未路狼狽貪猥與其詩相反若天淵何也但此所選亦平平其全集中頗多合作也

獻吉真萬人敵也茲選八十首猶恨遺珠甚多覺未磨嗜者之心
按此集惟伯溫季迪李何所選尤多窺選者之意蓋以所選之多
少定四人高下首季迪次伯溫次李何愚意季迪諸體皆工無所
不學固當在伯溫之右然神韻高古氣體闳大無媿直追大雅者
當以北地信陽爲最次以青邱青田二家之後亦應卽數升庵王
李斯明代詩人之冠冕定矣此七家之後則惟陳人中可稱後勁
也

此本卷三十至三十四三十卷之仲默與獻吉如驂之靳固已三
十一之五人匪獨昌毅庭實能以偏師制勝二王與對山均無媿
魯衛之附齊晉之霸非邾莒比也三十二之朱凌谿顧華玉孫太
初鄭繼之皆名流而吾尤愛繼之得杜意特多三十四之楊升庵
則昔人所推爲明三百年于詩獨爲性之者不虛也祇惜此所選
猶多非其獨擅勝場之作耳

此本卷四十五至四十八四十五之四皇甫皆清雅之才所謂難
兄難弟餘自馮卜以下皆選兄弟競爽者然視四皇甫何可同年
而語耶四十六之李王七子才大當首鳳洲而七律應遜滄溟五
律自推茂秦梁宗徐吳合作想亦不止此所選也四十七之歐楨
伯遠勝于屠赤水胡元瑞王奉常四十八則鄧盱江學問最深而
詩似非所甚留意耳許殿卿爲滄溟所深喜其集余未嘗見茲選
祇五首有規格而無深味而竹垞詩話又極右之何也

睦堂先生文集卷二十五

邑後學王 典 門人游 楫 徐啓運 吳贊邦同編輯

贈送序 甲篇

○○○送李牧臣會試序

牧臣初赴會試請余爲送行之序余惟古人之贈言蓋以益之爾
余愧無以益牧臣也牧臣質厚而氣夷性通而跡坦其與人甚忠
其責人甚廉能下賢而容不肖雖以余之疎舛而牧臣所以禮下
之者常使余愧服焉以此往接於士大夫間甚宜也由此卽成進
士而仕或內或外其所以行乎上下而自處者蓋綽綽也余何以
益牧臣雖然余固不可無以塞牧臣之冀 國家待科名之士可

睦堂文集卷二十五 贈送序

謂厚矣其所以期之者固甚重也豈徒筆墨文章馳騁之能哉顧
今之士罕念焉下焉者覬得志以放乎無窮之欲稍自愛者亦徒
幸於一日之發榮優游依違於出處之際以便其身圖其能不負
乎制科之本意者有幾也以牧臣之賢他日固當有異於衆矣然
而志不可不宿也才不可不擴也難億者遇也不得於豫養而倉
猝取辦焉未有不蹶且敗者也夫舉人之於諸生相去一等耳然
而諸生之於仕也遠舉人之於仕也近牧臣昔爲國子生則以牧
臣之所能已可謂賢且才矣今也爲舉人則所期於牧臣之賢才
也非止於牧臣所已能者也余昔入都出鄱湖浮大江沂淮絕河
歷吳楚齊魯燕趙之境所過山川形勝土俗民宜亦嘗稍究心矣

顧今猶未有所藉手以試所籌之得失也。牧臣今蓋復由吾故道，隨地熟思而審處之，以待他日之用異時相見與吾證所籌之同否乎？其或有出吾所不及悉者，是乃牧臣之所以益我者矣。余將於牧臣乎，俟之。

是文之純熟於規矩者，作者近年之文則純而肆矣。然不從此

種境界過來，亦未易遽言肆耳。

陸子儉

醇渾盤鬱得韓爲多。

啓仁讀

渾真氣于渾灑之中。

釋注

○○○送譚桐生會試序

朋友之道相關其休戚相勉於道義而已。是故愛人曰以德。而責善不厭求詳。其詳也滋。所以為愛也歟。吾同鄉之友。今年得舉者三人。曰長寧劉君穆士。東鄉艾君至堂。南豐譚君桐生。子喜同類之進。而吾黨之道將益光也。其同舉者中。予所識固尚有人矣。而三子者。交於予尤深。桐生所居距予里。又視劉艾尤近。於是桐生將入都。遣使迎予。至以為別。予蓋義當贈言焉。顧吾觀饒君惕夫所贈桐生行序。期之以經世之學。而毋囿於文士之習。其言美矣。雖然。吾將進桐生。以經世之本。經世之本。何如耶。非學固無以廣才。非量尤無以居才。古之君子。大巧若拙。大辨若訥。合天下之才。以為才。而靡擇乎鉅細。用天下之人。以為用。而罔間於遐邇。邇然處天下之下。而固已居天下之上。周公宰天下。致大平。推本盛節。在不驕不吝。吐哺握髮之勤。處子治單父。一邑之小。亦自明其由於父事。兄事友事之各有人。然則經世之繫於量者。固尤重。與桐生為人沈毅聰爽。力學多技能。年雖少。而識練其自視。要於為世。建豎而非徒志於富貴。產自華胄。負盛名。所見四方豪英。必折節禮之。於余尤所異待。可感焉。其一出而取上第。服王官。能資於人為世所賴。可知也矣。顧予思其取人。必於與已埒。及勝已者。而或輕蔑其下。於量有未宏。而明有所蔽也。告之以是言。當知予之所以重期者何如。其無厭於過求詳。至都中。且為穆士至堂告也。

睦堂文集二十五 贈送序 三

非學無以廣才非量無以居才豈唯論學取友哉大臣器識正復如是

斯帽拜讀

格製氣韻似東坡

張怡亭

待朋友正須如此古道乃不愧並列於五倫氣象筆力則直似

昌黎

受業吳之藩謹識

古誼名言

釋注

○○○送郡太守劉公序

郡太守趙城劉公以屬邑徵解賦稅不及額被部議左官尋而額符官得復大府夙重公爲上

奏保舉然新守已在途於是假守先至公當去任需次於會城湘潭聞之竊快然不能不爲公一言以爲送行之序蓋昔賢有言曰君子之居官也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公今被議者公事也以督所屬催科稍緩而去官又非不可居之名也且郡守尊官也催科則屬邑有司之職爾爲守者豈不願屬邑之徵解如額哉然則特有司之過而已則亦非盡有司之過也賦稅者輸自民者也有司豈不樂民之勇於輸將哉其失於罷輟不力罔或自念考成與

睦堂文集二十五 贈送序 五

夫公然侵匿國課者有幾人哉然則又特民之咎而已則亦非盡民之咎也民雖品類不齊其頑梗無良者又豈若是之多乎哉且逋賦之誅罰亦難任矣愚民卽不知懷德也豈不知畏威乎哉然則究將安所歸罪乎則曰是大都胥吏之爲害也云爾有司以催科之權假胥吏胥吏卽以其權害民而且累有司我

朝飭吏恤民正供外禁不得分毫多取法至嚴也然有司一切之用俸入及公費不足敷勢不能不稍稍濫取於此其初爲數固輕民未以爲病也後乃踵事增華徃於便利遂有數齊正額者矣叩厥所由則官皆有辭然愿樸之地民猶勉輸之其賢智者或能諒官之出於不得已否者亦異懦圖安而不敢不曲從近十餘年則

又弊有下移者矣。曩時有司於多取之數中分其十之一二與胥吏。今則胥吏於有司多取之外。又增其數焉。視正額且有二三其倍者。

國家輕徭薄賦

列聖恭儉。率下於民。殆十不取一。而隔於有司之屯膏。猶可言也。至乃胥吏飽其噬。肆其魚肉。其未與催科也。今日尚敲鯨寒。羸。惴。惴。焉。思不給朝夕。明日差充糧胥。號爲經承。則親族稱賀。幾若窮子之暴得官者。然頃刻間錦綺被體矣。金玉貫臂矣。每食饜庶。饑一籩。擲萬錢。明僮變僕。侍便房。妖姬外婦。畜別室。此何從取給之耶。既稱經承。則富人畏媚。開口告貸。不敢不諾。官中餽謝數日。立

痛快淋漓
信之髮指

陸堂文集二十五

贈送序

六

須數百金。不可緩此。又安所取償之耶。綜計胥吏一歲之所贏。反過於有司官遠甚。蓋有司之多取者。於公事猶半有所耗用。胥吏則所入倍蓰於所出焉。若是者。有司或不知胥吏之所爲。而悞庇之。或雖明知其所爲。而亦故縱之。士大夫言其奸。則有司與士大夫爲讎。小民訴其惡。則有司卽借小民以立威。而箝制胥怨之衆口。總之衆人之萬言。不敵胥吏之一語。蓋其表裏之勢。然耳。吁。民之所尊服者。

朝廷也。有司則

朝廷所命官。以長民出治。而操賞罰榮辱生死之權者也。胥吏焉。得倣倣之。而况於利且勝之。其刻剝脇制不情無誼之惡狀。且甚。

言婉多風

之民其何以堪之蓋吾數見士民費銀米以投胥吏百方玩弄阻
難以取盈稍不饜所欲則揮去不爲收慙使官額久懸斷斷焉不
肯少減其私派之定額致其人退而恨恨共發矢言以買田爲痛
戒者乃未數日而簽牌又至門矣寃加以頑戶之名責召呵叱甚
則逮繫簽役且須更給犒金焉此又溢取於經承之外者惟其然
故民之逐末者日以多緣畝者日以希加以頻歲荒歉穀益踴貴
食用百物價值半倍於昔懸磬之室殆十而七八有產中戶亦嗟
凍餓粥田罕售稱貸無門窮巷飢淒疹疾間作凋瘵疲氓卽欲苟
避追呼之擾低首拄喙以供額外無藝之征求而亦不能不屈於
力之不克從心矣蓋以中邑約計之合銀米而估其值每年溢取

錢萬貫十年則十萬貫矣此十萬貫者夫卽一邑之貧富所繫也
是以有司雖日召里正拘紳耆鞭徒役甚則自歷鄉鄰閭閻騷然
怨聲載道而前虧未清後欠又壅官吏遷易輾轉空懸互爲援倚
無可爲計則又於其稍殷實與最淳弱之戶歲歲增取焉以爲彌
縫移掩之術而已而况民之已輸者胥吏或陰爲乾沒扼其票據
而不發而民無如之何官則視簿以爲民實欠也簿之已銷者胥
吏猶敢明爲吞蝕而無憚卽官亦以曾分其私潤思其倒持短長
而無敢如之何也其他私受賄賂紊亂冊籍飛灑詭寄移易鄉都
姓氏以致不可稽核追尋者蓋又變幻難悉數吾故曰有司以催
科之權假胥吏胥吏卽以其權害民而且累有司也有司之私增

明得於胥吏者有限而暗虧潛失於胥吏者蓋無窮也至於有司被累者多而且甚重情見焉勢屈焉則督率羣有司者亦自不能不因而被累矣嗟乎胥吏至么麼也顧其玩法舞弊多爲窟穴非獨閭閻被其毒且禳朝廷之正供貽譴謫於方面千里之連帥卒正吉南贛寧分巡亦因以去官彼且安然法外翻得藉以長其腴逼之虐齮從古胥吏之爲害有若是者乎長此安窮其可不深慮乎長民者猶可不思爲之轉計乎公之涖吾郡八年矣惠澤之足繫人思者不少矣請舉其大者言之郡有鷺州書院宋江文忠公知吉州時所建首聘歐陽巽齋爲師文信國劉須溪均出其門互歷元明士之學於是而名光史冊者不勝數

國初施公愚山以名儒分守湖西道歲時駐節講學風教大振幾與鹿洞鶯湖並稱焉其後當事鮮加之意年久房舍敝頽荒涼黯敞山長雖設士之嚮往者希矣公至卽捐俸倡修遂有好義者出萬金以應之堂構規模輪奐逾昔增廣課額豐其供餼諸生莘莘濟濟有復興之望焉衆爲立扁頌德比公於江文忠先是公守廣信亦倡修信江書院備極壯勝湘潭後客廣信聞士論猶津津多之吉安訟獄頗繁兩族有爭輒誣告其紳士以爲脅制公深知其弊每不輕行發召此其陰爲培養蓋人所罕知者至於考試屬邑之童掄選必公苞苴路絕猶不足爲公齒道云湘潭無似偃蹇窮山間公早耳其虛聲甫至郡卽數數對寮屬稱道欲與識面逾數

年乃因客蹤便道而晉謁。公權然相接。報訪醜黷。且過自謙挹曰。吾自愧非學問中人也。然聞有學行之士。輒樂爲親禮。彼徒有文才者。吾亦不願見也。繼又知其貧甚。屢爲薦引。席硯之地。俾得稍寬其身家。嗟乎。以湘潭之迂鯁。屯否而得外名。雖鄉里故舊。且或忌之。輕之。而肆爲排擠矣。矧公以親臨郡太守之重。崇庠懸隔。不階而進。無介紹而通。既見其衣冠不足。以動衆。言語不足以悅人。顧猶能下濟殷拳。若是乎哉。昔歸熙甫贈王副使序。謂仕者苟徒辦於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間。特秦以來所謂吏事耳。古之所謂大任於天下。要以讀書學古識治務。知大體之爲先。有非俗吏之所能者。是以不屑屑於吏事。而可無所不通。其稱副使不獨

優於治郡。且有大臣將相之器。則特以其身爲大吏。而問學如諸生。獎進人士。孜孜不倦而已。又引漢循吏任延。所至立校官。興儒學。爲會稽都尉。聘高行董嚴龍邱輩。待以師友之禮。之事以風俗。之今公之所爲。於任延與王副使亦云類矣。信所謂讀書學古識治務。知大體。而堪大任者。與顧反緣。吏事不夙辦。去官又何也。夫受恩而不思報者。無誼也。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也。懾於威者。懦也。不直鄉里之困於當道者。不仁也。余因公之垂引內。故亦不敢自疎外。特爲言公去官之故。之非由自致。兼期公他日爲治之有鑑於斯。而善所以釐奸剔蠹焉。將不獨託治部下者之免受若輩累害而已。雖不敢妄自附於仁者贈言之義。而亦區區之所

以圖報也。

此大關利弊之文不得如此深切著明不厭其繁瑣也文之
氣味骨格髣髴北宋大家之學西漢矣

吳子鶴

睦堂文集二十五

題送序

十

○贈郡太守鹿公序

官之察民也難。人之辨吏也易。於親民之官尤易焉。何以謂之尤易也。辨之於民心之向背而已。蓋民也者。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也。至於合而聽之。而羣情之嚮附如一。則其官之賢可知矣。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而鬻子亦曰民者吏之程也。人主取吏必使民唱。然後和。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故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其言當矣。至若古有大賢從政。一年騰謗。三年乃與頌者。則以當敝壞之後。大有所更革。矯拂所謂愚民。可以樂成。難與慮始也。否則罔不如嚮響之應聲矣。古又有初爲外吏。甚著稱。及進登高位。頓乃損名播惡。

此下數行
爵補周密

睦堂文集二十五

贈送序

十一

者則或由其才之不克兼宜。或小人之飾情終露。或君子之中晚變節者。爾要其先之得名譽。固非無因而致然也。郡太守福山鹿公。以上歲夏來涖。任余僻處郡鄙。幽憂家居。公來已歷數月。猶未之知也。暨冬初。得公僚友寓書。始知公與余有同譜之誼。兼垂引接之意。於是爲郡城之行。凡途之人。自郡城來者。問之無不稱公之賢也。旣至郡城。則聞之加詳焉。今年余來往永新。數經郡城。則聞之又加詳焉。寢而至於余之鄉。鄰近亦數有來問者。曰聞府公甚賢也。信歟。其賢爲何如。歟。余曰信也。公之賢。吾雖猶未得深知。然而問於郡之士大夫。大抵曰公賢也。問於農氓商賈工傭之流。亦曰公賢也。大指謂公廉也能也。勤也。威而不猛也。寬而有制也。

其愛民之忱則雨暘有愆輒減眠食憫郡境連年荒歉則悉心力
劬筆舌督所屬行勸輸社倉之法如掇焚拯溺之急大吏屢欲移
調公爲陞擢之基公皆以勸輸事未成辭焉然士民今猶時時相
語思公遷擢之遽而後來者之難繼美也每屬邑有重獄難竟勢
必經公理者於公未必有挂也而士民又懍懍然私相語曰其將
無以是累府公歟公之所爲如此吾郡人之於公如此其賢也豈
復有可疑耶於戲士自束髮受書孰不曰將修己以及人也或壯
長不遇則曰無所藉手也及乎遭時乘權矣可以爲所得爲矣乃
或蠹國殃民大反其平日所誦讀與先資拜獻之言致民疾之如
仇讎避之如虎狼焉是豈獨下負百姓哉其負天負君而負己也

亦甚矣若公之治吾郡如此與吾郡人之戴公也如此其纏綿固
結真有如父之愛子與子之戀父者然雖公位猶未尊才猶未大
展然豈可謂非儒者得志之大樂哉昔漢宣帝有言與我共治惟
良二千石乎當時太守有治效至封侯人相唐太宗亦謂治人之
本莫重於郡守天子臨軒冊命賜衣物乃遣其後三省侍郎缺必
擇嘗守郡者史官至謂唐之太平永祚由循吏所致云今郡守之
權難比漢唐然環列城而統轄處乎監司與令長間準古連帥之
職其任亦不輕矣親民雖不如州縣吏然州縣所視爲儀則者以
太守爲最先且親也故各郡每一易守則屬邑之治必小異焉公
之德感民旣若是之速其於率屬詎無旋至立應者他日政成化

懋富庶教行誠有若歐陽公吉州學記之所云。使吾郡復隆東南鄒魯之美稱。庶可券乎。獨是今。

天子不次用人十數年來。由守令涖膺崇秩者累累矣。公昔宰巖邑。爲部郎。皆有聲望。是以守郡未幾。而上游爭器之。指顧超遷之。驟誠恐有不得遂。吾郡人依戀之私者。湘潭於公尤蒙忻獎禮待之優。逾邁常格。感知懷誼。夫豈異於人情然。竊願公早秉節開府。或入爲公卿。俾公之德宏施乎天下。不獨囿于一隅也。異時殊方之人。其愛戴懽頌於公。亦一如吾郡之人焉。斯尤所深快慰者矣。湘潭不佞。或猶得載筆而備陳公之風美於無旣也。

三分震川七分遵巖。然非有意摹倣也。○遵巖文之佳者實能

得南豐十之六七。學二家文。須得其諄懇深茂耐人尋味之妙。若徒爲繚繞煩絮。而意致索然。則貌合神離矣。然此亦自關性情。非盡可矯而襲耳。

○○寄送馮明府調任浮梁序

州縣之吏古稱難爲曾子固新建縣廳壁記言之頗詳矣然以今視昔其難尤有甚焉者其端未易悉數也顧今番禺馮侯子良先生之宰吾邑也於茲六年政治人和而以循卓優調浮梁邑之縉紳士夫與及閭巷之小民市區之凡庶莫不悵然如有所失曰侯之來也吾邑之幸也是以連互數載年穀順成而災患鮮聞業士者亦駸駸騰達殆有氣機之應雖鄰邑人士亦聞而妬且歎羨之謂侯之大有造於吾邑也今而去也其願後之來者克繼厥美也於是誌德之扁額疊懸於堂皇頌美之詩章紛投於記室去之日餞送者塞途以耳目所覩記數十年來賢宰雖不乏未有如斯之

睦堂文集二十五

贈送序又五

翕然響臻也是曷以致此哉蓋侯有廉介之操勤勞之績謙虛之懷圓融簡靖之宏規好賢禮士之深情歷年頗久不懈不渝固宜致此而無難也他人之廉能不總於貨寶卻苞苴賄賂而已侯則能瘠己以解囊每詣鄉相勘一切輒明揭一牌昭告於衆不許胥役恣爲橫索小有犯者輒重懲侯特於

朝廷定例工食外又添給其工值以故胥役亦帖服而鮮敢違縱通計每歲所多費殆不下數百金焉勸輸義倉首尾四年每歲疊至各鄉局督催已與廉從僕隸數十人飲食皆不取給於局所墊費又不下千金焉去歲之秋鄰邑水泛入境傷稼害廬守凡數十里侯撫恤難民又不啻千金焉他人之勤能於公事勉相應付已爲

難矣侯則早作夜思興利除害惟恐不及且以辦公爲樂事焉他人之謙能外爲冲挹已罕見矣侯則深心殷訪勤求民隱知有小誤卽悔而勇改以告於人而不文諱焉他人之簡能不弄法生事已可嘉矣侯則因時度勢禁網疎濶不爲赫赫小過之赦不可以枚舉焉訟獄所株連無論貧富強弱皆止擇留其要者從不肯多爲鉤攝拘約所保全人身家性命又不知其幾焉至於待士之禮尤昔人所歎爲其軼已數千年自兩漢循吏有稱於是者蓋少也故能於士不凌折之稍禮貌之已屬厚道矣侯則衷屢樂育予嘗見其於義學諸生課卷句評字論詳加潤色殆如家塾之得專師焉聞於外間生童之呈藝者無不皆然且於其家貧而才穎者或

延於署齋而時施訓督或招入義學於膏火費外又嘗給之以寬其內顧憂又嘗捐白金千兩倡建求志書院以廣造就更如予之迂疎貧老屯蹇於時而浪得浮名爲人所媚嫉甚毀者侯尤加意優視之毫無世俗炎涼之見自識面以來連四載皆蒙分俸以賜外又捐白金百兩倡勸有力者爲予梓行詩文此誠出乎予望外卽他人亦不料侯之能慨然爲是舉也又爲郭羽可舍人續刻詩文九卷所費亦數十金邑之惡習兩族有爭卽互相扳累其紳士卽一族之分房有爭亦復爾雖明知其紳士不獨未嘗與爲難且爲調停圖息欲爲德於其間者亦不惜昧心誣之以爲脅制侯則洞燭其隱每不輒爲追呼或有可疑亦許累次進牘詳說雖情事

重大而非證據確真皆不必親到聽鞠此又法外施恩於士類者如上述諸端茲非獨視不肖恣睢闖茸之吏霄壤相懸而不可同年語卽較之古所稱安靜惻愍幅月計有餘與夫僅僅克稱治辦於簿書期會間者亦賢於彼遠矣豈非所謂慈惠之師能食能教且堪磨剗繁理劇之選者歟顧邑之人士有喙於侯者或且私議爲好名嗟乎觀吏之賢否論其有德於民與否而已有德於民也卽實爲名而亦爲實惠無德也而曰吾不好名斯乃自暴自棄無忌憚之小人爾昔人有言求士於三代下惟恐不好名况侯天性磊落坦中率真不爲藩飾意之所欲厚非以博聲譽意之所不然亦不避人怨惡此予誠有窺侯於隱微者或者之言非實不相知卽誣

善之辭也且適足以隳循良之氣而長播虐之威也吾邑夙號名區樂土近雖頗凋劫而亦尙爲易治惟催科一事乃殊有官民兩難之勢非特由民多貧匱益其積弊孔多上下根連蟠結雖以侯之賢亦每蹙額歎息於斯焉吾聞浮梁土沃民殷賦稅不急而易集侯今離盤錯而得善地譬若駕輕車以就熟路乘舸楫而帆長風異時位業顯崇吾將無以測其所至侯文學博深其詩尤犖然成家然優於文者未必皆善於政又或如孟東野之以耽吟廢吏治侯則歌風扞雅而政舉教張洵可謂之兼才昔陳行人大士送其邑宰張受先詳序其美政幾二千言自謂欲凡爲吏者皆得效其所爲予今爲此序繁委特甚益亦大士之意侯臨別以邑人贈

送詩見示且曰臨別贈言宜取古人韋弦之義今諸作皆誇許之辭吾何望焉噫此侯之謙辭也雖然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己既賢則人之所仰望於我者必愈重以周侯誠有意下問乎則有芻蕘之言曰求治無太急舉動無任氣聽言雖宜廣而不可不慎別其虛實取人雖貴通要不可不精察其淑慝貧民愚昧之偶挂法則可矜惡豪竊猾之積爲害亦宜除才也而深之以養公也而全之以明如是焉已爾予受惠愛於侯也深故冒昧而以斯言進蓋誠願侯益純隆其德業與古名臣相方駕而非徒以賢於尋常之循績健吏相期且欲後之受治於侯者壹皆壽德咏仁將無復有絲髮之間議及於下執事初非敢以是沽亢直之名也傳曰惟善人

能受盡言以侯之盛名偉器由英年甲科高第操宰制百里之權風采表表而下里瀆倒書生乃敢不量而以切劇之語進非甚賢而能致然乎抑詩有之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予雖衰老尙思就正於大君子以寡其過焉侯其忍外而拒之也哉斯文也達吾知侯亦必當有以教我矣豈非幸歟

溫柔敦厚悠然善入文之得詩教最深者其言有物故繁而不病其辭賈不得以尋常往來之作視之

○○寄贈張子煥宰芮城序丙午

翰林之官職清而禮親望尊而體崇自唐宋以爲儒者之極榮至比之凌玉清翔紫霄不止如登瀛洲而已故有既躋位丞弼猶同思官翰林時之樂謂如在天上者又謂宰相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閒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翰林學士云唐之翰林學士無一定之品秩自六卿至九品之校書郎皆可充每內宴則無論其本官之品高下皆得居一品之上惟讓宰相數人耳故有內相之稱又有天子私人之目凡進退大臣軍國重計皆得論思參決焉非獨資其文詞之華以出爲綸綍已也宋之翰林學士一轉即可爲執政然其品秩儕列卿非歷官一二十年不得爲前明則此途遷擢尤速有釋褐數年卽遊入內閣與機務者我

朝立賢無方雖不效明之偏重亦號爲儲相之地台輔之班大抵皆曾官翰林是以一介儒生甫登第入院卽可與公卿抗禮又有大考翰林之制獲居高列且可超五六級而晉官以一日文字之長抵他官積日月累年歲之勞倍蓰不啻焉此外尙多優假之典不以品級而限者不悉數雖翰詹科道四色官皆然然詹事府宮僚固皆翰林所選官卽科道官亦由翰林者居大半也蓋仕途之最優者餘誠無以復加乎此矣是以熱中躁進之士固慕其速遷而峻擢卽恬淡之士亦喜其從容高雅而可以養望年少而有志

者固欲多讀中秘書博古通今以進德修業卽齒高而學成行尊才裕者亦欲階緣此而早據要津庶得以大其展布設施富於文采者固欲因以顯其黼黻

皇猷之能卽弇陋之徒亦思僥倖於千慮之偶得一入木天卽可自附於清流詞人而稱爲躬膺著作之任故夫翰林一途乃通智愚賢不肖雅與俗之所共爲歆羨也以此每逢散館之年壹皆心幸其得留而惴惴焉惟恐失之卽其改官六部主事者品秩雖高於編修檢討而猶非其所意願其他冷署閒曹及出爲縣令者更爲快悒矣吾舅氏鶴舫先生少負異姿以童年舉於鄉入都諸公貴人爭引重咸以謂館閣才上甲選也卽先生亦雅以自期及中

年提春闈

廷對策已爲讀卷官擬置進

呈十卷中適先生鄉舉座主某公亦與讀卷素識先生字跡見卷中有一字樣獨大蓋先生偶悞寫古通用字後乃添寫偏旁從今所專用之字某公恐致疑於闕節乃抑置之後某公自以語先生先生非獨不怨且感其用意之深厚云暨

朝考又以改補卷字未入選而用爲知縣先生襟韻超邁素以經史爲枕藉翰墨爲鼓吹殊不耐簿領之煩瑣作令三月卽引疾歸尋自請改教授知之者僉爲稱屈先生亦每悵然太息於命之不猶焉及先生身後仲子子慶成進士人皆謂將於此償報也顧又

以補改卷字未入館選而用爲知縣越五年先生第四子子煥復成進士乃得以

朝考入選改翰林院庶吉士於是凡習知先生家世父子兄弟者乃無不爲之鼓掌稱快顧不虞三年散館又以一字一畫之訛也改爲知縣而出宰山西之芮城噫斯亦可訝矣鶴舫先生才望固聞天下卽子慶子煥詩文亦俱有父風至于字畫之末則先生又極有能書名子慶子煥亦甚留意於斯而皆用此爲累致艱于清華之選已得者亦復以此爲累遭汰去何耶將謂先生家門之運有盈虧耶則夫父子兄弟之三登甲科固亦未爲不盛也何以造物者若獨有意於斯斷斷焉使人不能無懷缺望耶然而要皆可謂之偶然之事也夫此偶然者何也卽數也命也固賢智之所不得而逃凡事無大小重輕類然也然則達老于茲亦豈過以此爲介介耶况乎昔之名人又有言翰林一官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皆不在焉固不如親民之吏朝夕可以自見是固一說也且有說焉仕途之通塞遷擢之速緩功業建樹之大小崇卑豈可徒據筮仕之初之一端爲臆定哉卽以吾鄉近今論高安朱太傅文端公非由庶常出爲知縣者乎其後位極人臣翊贊

三朝風猷卓偉於

昭代賢相中推第一流非獨爲吾鄉一代名臣之翹楚而已吾近接子煥芮城書頗言其地三省毗連風俗勁悍古稱難治然吾聞

北人雖好剛負氣然沈質尚義又其訟簡事稀以子煥通敏之才
臨之當無難者惟是子煥今以方壯之年從詞館出宰巖邑意不
能無幾微於出入難易清要繁劇之間固亦其宜焉余故爲斯文

以寄之然則子煥亦惟時時以文端之事自期自廣焉而可矣

自有翰林官以來鮮有說得如此之簡要周括交筆亦大方雅

致雍雍紆紆清和之氣藹如

啓仁讀

